

校内用书

中国共产党历史 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册)

北京大学 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
国际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
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组

一九七八年三月

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

目 录

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	李大钊（1）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摘录）	
.....	李大钊（4）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李大钊（9）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11日）	
.....	蔡和森（16）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年4月8日）	
.....	李 达（22）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1921年5月7日）	（41）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1921年5月7日）	（55）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1921年6月7日）	（56）
短言（〈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7日）	（57）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59）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1922年6月15日）	
.....	（6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	（72）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1922年9月20日）	蔡和森（89）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	

(1923年 2 月)	(9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1923年 6 月)	
.....	(97)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	
国民党问题决议案 (摘录)	(99)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1923年 7 月)	
.....	(101)
评国民党政纲 (1924年 2 月 16 日)	恽代英 (10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 (1924年 9 月)	
.....	(115)
北伐呢? 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1924年 9 月 17 日)	蔡和森 (122)
工农军与北伐 (1924年 10 月)	邓中夏 (125)
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4年 11 月)	邓中夏 (126)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1924年 11 月)	
.....	(140)
国民党底分析 (1924年 12 月 27 日)	陈潭秋 (145)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 (1925年 1 月 22 日)	(149)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	
全国民众 (1925年 6 月 6 日)	(154)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对于广东时局宣言	
(1925年 6 月 13 日)	(159)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1925年 11 月)	(163)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 (1926年 1 月 1 日)	(171)
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	

(1926年 4 月20日)	(176)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1926年 5 月26日)	
.....赵世炎	(177)
中国共产党为时局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	
党书 (1926年 6 月 4 日)	(18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1926年 7 月12日)	
.....	(186)
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 (1926年 8 月 8 日)	
.....	(199)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1926年12月)	
.....	(202)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1927年 3 月28日)	(207)
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 (1927年 4 月 6 日)	
.....赵世炎	(209)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1927年 4 月20日)	(217)
平江县农民协会布告 (1927年 4 月)	(222)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1927年 5 月)	(22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1927年 7 月13日)	
.....	(236)
论陈独秀主义 (摘录)	蔡和森 (24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	吴玉章 (272)

x x x

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 (1923年11月25日)

.....	孙中山	(292)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 1 月).....		(300)
×	×	×
俄罗斯劳农政府对华通告(1919年 7 月25日).....		(312)
×	×	×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案(1919年 4 月30日)		
.....		(315)
华盛顿会议关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决议案(摘录)		
.....		(316)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1922年 2 月 6 日)		(316)
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1922年 2 月 6 日)		(322)
×	×	×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 4 月25日)		
.....	陈独秀	(327)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1923年 8 月20日)		
(摘要)	刘少奇	(334)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 1 日)		
.....	陈独秀	(336)
救护汉冶萍公司(1924年 6 月)(摘录)		
.....	刘少奇	(347)
整顿萍矿意见书(1924年11月)(摘录)		
.....	刘少奇	(349)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926年6月4日）……	陈独秀	（351）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7月7日）……	陈独秀	（35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		
（1926年9月）（摘录）……		（362）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		（365）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1927年7月）……		（366）

× × ×

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摘录）		
……	戴季陶	（372）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摘录）		
……	戴季陶	（376）
整理党务决议案（1926年6月）……		（392）
夹攻中之奋斗……	汪精卫	（395）
武汉分共之经过……	汪精卫	（398）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亚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

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

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原载1918年10月15日

“新青年”5卷5号。

·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摘录)

李大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哪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

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zoller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

杰，曾遇见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是，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是。”但从这位女杰自称她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i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是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战争，是Emperors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

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点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隔周评论上说过：“猛厉，不可能，反社会的，像Bolshevism的样子，须知

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中略……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

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曾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选自《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

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迹，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

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僭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图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